

# 劳动教育的生命观照与“完整人”的自由展现

王海燕

(新乡工程学院文法学院,河南新乡 453003)

**[摘要]**劳动作为生命存在与发展的本体活动,是生命确证意义、唤醒潜能、实现自由本质的关键实践。劳动教育则通过具身实践激活自然生命,经由主体间性培育社会生命,并在意义建构中滋养着精神生命。然而,现实中劳动教育常因工具理性膨胀而游离于生命关照之外,忽视了对生命整体的体验以及价值理性的培育,致使“完整人”的培育目标被遮蔽。因此,劳动教育本体价值复归的实践进路应回归生活世界的具身实践,通过创设自由自觉的劳动情境,引导个体在对象化活动中体验生命力量、涵育生命关怀,最终实现完整生命的塑建。

**[关键词]**生命哲学;劳动教育;生命塑建

**[中图分类号]** G40-01; G4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711X(2026)06-0034-03

**doi:** 10.3969/j.issn.2096-711X.2026.06.013

**[本刊网址]** <http://www.hbxb.net>

长期以来,劳动教育深陷“技艺规训”与“惩罚工具”的双重异化困境,其本应承担的生命意义与价值被系统地遮蔽。如何破除这一异化状态,恢复劳动赋予生命的本真意蕴,并在“完整育人”的理念下实现劳动教育的自由展现,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 一、生命哲学立场:劳动教育的生命价值阐释

劳动是设定性的人类活动。劳动教育困境的根源在于不同的观念赋予给了劳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劳动观的混合和交织,导致相互矛盾的劳动观念相互叠加而戏剧性地共存。社会层面的惩罚性劳动历史上存在了数千年,典型的是古代西方奴隶社会,通过对奴隶的惩罚性体力劳动而征服其人格。随着近代人本思想、民主思想的兴起,劳动作为社会主体的民众活动,在整体的社会意义上被广为认可。在理性主义思想背景下,人的活动,特别是实践活动被归结为抽象的哲学规则。康德的自由意志和黑格尔的理念在思想上整合了前期的经验与理性之争,但是却以其思想的纯粹性而忽略了人的具体活动的生命性。费尔巴哈、马克思以及之后的自然立场将康德黑格尔思想基点转向生命活动,将社会性意义上的劳动作为突破德国古典哲学的新基点。马克思认为“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的本质即自己的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

与马克思的劳动观念相呼应,现代生命哲学也揭示出人的劳动的深层内涵。狄尔泰、叔本华、尼采、柏格森至西美尔,均强调生命的动态生成性与意义创造。这种以生命为核心的本体论转向,彻底隔绝了传统政治意义上的规训与惩戒,同时也解构了传统的理性形而上学,将生命的生成性存在确立为新的思想哲学基点,为劳动价值的重构提供了新的理论范式。生命哲学所倡导的生命形而上学基点与劳动教育中身体、工具、情境的逻辑模式互应互释,演绎着知行合一的实践范式。生命哲学之后的现象学以纯粹意识与生命、身体相结合,形成独特的身体生命现象学,揭示劳动实践本质上是个体以具身化方式实现在世存在的本真状态,进一步拓展了劳动教育的存在论维度。这些不同维度的哲学探讨,使得生命哲学得以直面现代生命异化的深层症结,既为批判工具主义教育提供了理论武器,也为重构劳动价值坐标开辟了

新的可能空间。

## 二、生命关照的游离:劳动教育“完整人”的缺失

### (一)意义感流逝:劳动教育与生命的意义疏离

劳动教育所关注的劳动,本质上是发生在教育场域中的教育性实践,其核心目的在于通过具体的劳动活动,深化学生对劳动的理解,体验劳动乐趣从而激发劳动热情,最终实现劳动主体的创造性。在劳动中,人们通过亲手创造的世界来认识自己,并在创造的过程中不断塑造自己,从而获得人独有的价值与意义。但“当前新劳动教育课程开发习惯采取的思路乃是理想主义,具体表现则是尽可能为学生设计理想的劳动,然后提供给学生,让学生在理想的劳动中形成期望的技能、知识、价值观、责任担当等等。”虽然《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里明确了各个学段的课程内容及劳动素养要求,但审视当下的劳动教育实践,课程设置形式化、课程内容浅显化等问题依然突出,劳动教育仍未突破边缘化困境。破解这一困境需要回归劳动教育的本质逻辑,将劳动实践转化为学生生命意义建构的具身性场域,超越“劳动即活动”的工具理性思维,着力展现劳动形态的创造性特征,引导学生生活劳动中体悟生存智慧,在生产劳动中理解技术创新,在服务劳动中培育责任伦理,最终形成完整健全的人格。

### (二)智慧的衰减:劳动技能与实践创新的疏离

劳动是设定性的心智训练方式,而一般劳动观将之定义为简单的体能或技能训练,正如数字时代的运输系统不应倒退至肩挑手扛的原始模式,劳动教育也不能以体验艰辛为由固守传统劳动范式。进入数字时代后,劳动教育亟待突破传统的认知框架,将育人目标聚焦于现代生产劳动所蕴含的科技要素与创新特质,而非简单理解为体力劳动或重复性生产活动。2022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首次将创造性思维纳入测评框架,旨在评估学生提出新观点、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劳动形态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在倒逼劳动教育模式的重构,新时代劳动教育必须突破传统劳动教育的思维定式,建立劳动教育与产业变革的动态链接,使劳动教育成为连接现实劳动世界与未来劳动图景的桥梁,才能真正实现通过劳动实践培育创新人格的教育旨归。“唯有那种自由自觉的人类劳动,以及由此带来的惊喜或突破,才能让我们真正感觉到自己像个人。……但这里的生产劳动,也必然带有非生产性

收稿日期:2025-11-7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4年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年度项目“中原农耕文化融入河南高校劳动教育的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4BJY065)。

作者简介:王海燕(1975—),女,河南新乡人,新乡工程学院文法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教育理论、德育研究。

质,必然带有创造性质。”

### (三)精神的异化:劳动价值与精神家园的疏离

“劳动教育是在特定制度及意识形态的背景下人为催生的活动,其本质在教育之外,或者说,在前反思的生活世界中,它不被知觉为一种蕴含着丰富价值的教育。这是劳动教育实践一直处于边缘位置的根源。”当劳动从自由自觉的活动简化为身体规训的技术操作时,便割裂了劳动与精神成长的本质关联。这种异化的教育,导致“身体在场而心灵缺席”,无法使学生在劳动中完成价值认同与精神升华。《中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报告2023》中的调查数据显示,四成左右大学生持有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消极人生观,部分学生把劳动片面地当成获取报酬的手段,甚至推崇少劳多得的错误价值观。

### 三、指向生命自觉:劳动教育“完整人”的实践进路

劳动教育作为生命自觉的实践,是个体在对象化活动中唤醒自我、建构生命意义的重要手段和场域。它以具身化的行动将抽象的生命命题转化为可感可知的成长境遇,在实践中实现价值体认与意义追寻。因此,构建回归生命本位的劳动教育实践方案,是破解工具理性桎梏,复归教育本质的必由之路。

#### (一)以成就学生生命价值为教育旨归

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的本质形成的起点,人通过对象化的实践活动,实现与自然、与自身以及与他人关系的解放。基于这一哲学内核,劳动教育也展现出三重生命向度,分别是生命自然性的发掘与展现、生命社会性的彰显与延展、生命精神性的挺拔与超越。它引导人在实践中培育对生命有限性的敬畏,建立与自然共生的生态责任感;通过参与公共事务与服务他人,使人在社会关系中确认自身作为“类本质”的价值,实现社会生命的延展;深入理解、内化并传承其中蕴含的劳动文化与精神,为意义世界的建构奠定基础。

《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强调劳动教育必须面向真实的生活与职业世界,既是对这一理论的当代教育回应,也是对当前劳动实践中形式化、浅表化问题的洞察与矫正。以成就生命价值为旨归的劳动教育,其本质在于将存在哲学转化为鲜活的生命展现过程。正如杜威所言“教育即经验的持续改造”,真实的劳动正是通过提供有意义的生命扰动,使学生在具身化活动中,从被规定的生命走向自我定义的生命。因此,劳动教育必须植根于真实土壤,让学生在具身劳动中体验身心协同的深刻付出,通过手脑并用的亲历性体悟,将抽象的生命意义具象化为可感知的认知图式,才能真正建构对生命价值的深度理解与认同。

#### (二)以完整生命塑建为主旨进行课程设计

劳动作为人自我实现的创造性活动,本质上是现实生活的展开。这要求劳动教育必须从人的存在意义出发,引导个体将内在的生命力转化为外在的实践创造,见证并感受自身的创造力量,最终达成生命“知行悟”的融合统一。

首先,设置涵濡修身养德的课程目标。劳动教育的“修身”,根本上是要培养身体协调、身心健康的人。习惯影响性格,性格涵养品德。要让学生摆脱身心分离的状态,可以从日常化的劳动习惯入手,借助生活化劳动,将劳动习惯内化为行为秩序向心灵秩序转化的自动机制。养德层面则依托劳动作为德性生成场域的特质,既要弘扬勤俭节约、工匠精神等传统美德,也需渗透人工智能等数字劳动的伦理变迁。

其次,构筑贯通融合的课程体系。一是进行纵向衔接与横向融合的课程结构设计。遵循由体验感知到技能掌握再到价值认同的认知发展规律,构建学段间螺旋上升、学期间有机衔接的课程体系。二是进行五育融合的课程统整。以劳动为实践枢纽,使学生在体验劳动之辛、感悟劳动之美、磨砺劳动之志中,提升品格,体认价值。三是推进跨学科课程

范式创新。超越单一学科边界局限,通过体脑融合、文理互补的课程设置,实现从劳动到教育的目标超越。

再者,设计文化守护与时代创生的课程内容。当代劳动形态持续更迭、传统现代多元并存的特征,是劳动教育不可回避的社会背景。因此,课程内容既要确保育人导向,又要积极呼应新质生产力跃升的时代强音,关注劳动形态和劳动关系的渐进演变,特别是数字化、信息化催生的新型劳动模式,动态调整课程内容,满足学生个性化、差异化发展需求。

#### (三)以激发学生生命体验为导向创新教学模式

劳动教育的本质是生命与世界相遇的具身化过程,其核心在于唤醒学生深刻的生命体验,通过沉浸、具身的教学实践,促使学生在劳动体验中激活生命情感,实现智慧生长与价值体认。

一是深化体验式教学。认知源于身体与环境的互动感知,劳动教育必须构建具身化、情境化的生命体验场域。坚持参与、合作、反思相结合,通过建立校外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开展技能培训、岗位体验、主题实践等,使其能够充分接触劳动对象,在与世界的真实联结中深切感知劳动的多样性、复杂性及艰辛性。

二是推进项目化教学。设计混合式、主题式的综合性项目,运用任务驱动带领学生进入“实境”,引导学生运用跨学科知识与技能解决实际问题,将“上课”转化为“做事”。主题式项目则紧密围绕具有现实意义的议题展开,设计目标清晰且富有挑战性的主题,例如传统手工艺的现代应用等。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创造性解决问题的高阶思维能力。

三是赋能信息化教学。劳动教育具有实践性强、用时长等特点,因此常常受制于场地、设备、安全等因素弱化育人效果。数字技术的发展为解决这一困境提供了新的思路。借助虚拟仿真、沉浸式情境模拟等数字化手段,创建真实可感、鲜活生动的“近实践”场景。使学生在课堂或有限条件下也能获得身临其境的感知,进而在脑中形成接近于亲身实践的认知图式,提升学习效率与迁移能力。

#### (四)以学生完整生命成长为尺度深化评价改革

劳动教育的本质在于实现人本回归,促进学生内在成长与外在能力的统一。对标这一要求,当代劳动教育评价体系的改革,其核心就在于构建以学生完整生命发展为价值坐标的生成性评价体系。

首先,劳动教育评价应紧扣情感体验这一核心目标,通过评估学生在劳动过程中对劳动的喜好、参与倾向及形成正确价值观的程度等,来把握劳动教育的育人成效。“意义不是从我们的身体经验中提炼出来的东西,而是需要与这种身体经验紧密结合,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学生通过身体体认激活知觉记忆,才能将感性体验升华为对劳动意义、自我价值的理性认同。

其次,劳动教育应设立多元化的评价主体。教师作为组织和引导者,是学校场域的主体评价者;同伴在协作性劳动中通过互评考察合作沟通;家长可通过家务实践评价学生在家庭中的劳动表现与习惯养成;社会场所工作人员则可以对学生在校外劳动实践中的表现提供评价;而学生本人也是重要的评价主体,通过自评反思劳动行为、态度和收获。这种“集思广益”的评价机制既可以弥补个体认知偏差,又在交互评价中强化了学生对劳动认知的内化。

再者,劳动教育的评价应遵循过程性与发展性原则,采用观察记录和档案袋评价相结合的方式,持续记录追踪学生在劳动中的行为态度表现,将关键事件及成果纳入综合素质档案。也可借助数字技术实时采集分析行为数据,相对完整的记录劳动过程,为过程性评价提供客观凭证。这种动态化、交互式的评价方式旨在将实践活动与生命成长相融合,

(下转第41页)

[2] 聂颖, 梁丽. 融媒体助推乡村文化传播: 重要价值、内容呈现与实现路径[J]. 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6(3): 337-344.

[3] 王世佳. H省全国科普教育基地资源配置效率评价研究[D]. 哈尔滨: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17.

[4] 廖怡飞. 重庆市渝北区宝圣湖小学校: 培养科学核心

素养 提升学生综合素质[N]. 重庆科技报, 2024-5-28(13).

[5] 钟焱. 职业院校科普工作体系建设的基本维度与路径思考[J]. 科学咨询, 2023(17): 202-204.

[6] 郑玲玲. 高职院校科普资源共建共享模式探索: 以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科协为例[J]. 科技传播, 2018, 10(9): 8-10.

## Research on the Path of Empower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Through University Science Popularization

LI Yong-yan

(Shangyu Branch of Shaoxing University, Shaoxing Zhejiang 3123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ath issues of empower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through popular scienc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ased on the summary of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and experiences related to popular science work and rural cultural tourism,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current focus points of universities' popular science empowerment of rural cultural tourism. From internal governance to external integration and then to the promotion of case application, research is carried out in a progressive manner to build a development pattern of deep integration and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between industry and higher education, further enhancing the level of university popular science forces in empower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university science popularization; empowerment; rural culture and tourism; high-quality (责任编辑: 章樊)

(上接第35页)

形成“体验—反馈—优化”的逻辑闭环,使评价成为联通身体实践与心智成长的关键动力。

### 四、结语

劳动教育作为生命塑建的本质性实践,既展现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浸润融合,也体现出劳动“教育性”和教育“劳动性”的统一,这是劳动教育回归生命本真的逻辑基底。在人工智能逐步取代人类劳动的时代背景下,人类更需坚守对“劳动”的价值判断力,在技术赋能与生命价值守护间保持必要张力。唯有如此,劳动教育才能真正成为滋养生命成长的实践场域,实现使人成之为完整人的终极诉求。

###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

社, 2000.

[2] 周勇. 论现实主义的新劳动教育课程[J]. 全球教育展望, 2022(5).

[3] 康永久. 教育需要与何种生产劳动相结合[J].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3).

[4] 赵蒙成. 高质量劳动教育何以可能: 基于现象学的考察[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24(1).

[5] 张姜坤, 叶雅萱. 存在论视阈中的劳动与劳动教育[J]. 教育研究与实验, 2023(4).

[6]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2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7] 韩天骄, 苏德. 劳动教育的本质解构、现实困境与可  
为路径——基于身体视域[J]. 现代教育管理, 2022(8).

## The Life View on Labour Education and the Free Expression of the “Whole Person”

WANG Hai-yan

(College of Arts and Law, Xinxiang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Xinxiang Henan 453003, China)

**Abstract:** Labour, as the ontological activity of life's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constitutes the pivotal practice through which life affirms its meaning, awakens latent potential, and realises its free essence. Labour education activates natural life through embodied practice, cultivates social life via intersubjectivity, and nourishes spiritual life through meaning-making. Yet in practice, labour education often drifts from life-affirming concerns due to the expansion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neglecting holistic life experience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value-rationality, thereby obscuring the goal of nurturing the “whole person”. Therefore, the practical approach to restoring labour education's intrinsic value must return to embodied practice within the lifeworld. By creating free and self-conscious labour contexts, it should guide individuals to experience life's vitality and cultivate care for life through objectifying activities, ultimately achieving the formation of a complete life.

**Key words:** philosophy of life; labour education; life formation

(责任编辑: 桂杉杉)